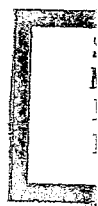


教育部徵選
抗戰創作劇本選

上海之夜

左明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

MG
I234
190



3 2173 1233 3

時間：民國二十七年農曆臘月節之夜。

地點：上海租界內一個高等妓女的家中。

人物：

淑芸：高等妓女，年二十四五歲，原係東北某女校的學生，九一八之後，逃入關內，輾轉來至上海而淪為妓女。

士傑：淑芸之愛人，九一八之後，與愛人離散，逃入關內淪為強盜。

蘇錫文：上海偽大道市政府的市長。

秀芸：淑芸的使女，十四五歲。係無錫逃來上海之難民。

胡興：偽大道市政府之秘書。

小紅：下等妓女，也是東北的難民。

李大娼：妓院的老鴇。

其他：衛兵及送信人等。

景：一個高等妓女的臥室，左側有床，屏風，梳妝台，後方有門通樓下。右側有窗，茶几，衣櫥，中有小圓桌木椅等物。屋內陳設富麗雅潔，與一般妓女房間不同。

立圖之從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啓幕時：屋內黑暗無人，遠遠有叫賣廣東饅飽聲，及下流之春調。一會窗上有人影閃動，先以手電照射屋內，隨即越窗而入，正要開始動手，忽然門外電話鈴響，有人來接電話，強盜即藏身於屏風背後。

秀芸：（在外面）喂，你是小姐嗎？——啊啊……曉得了，你回家吃飯嗎？張媽已經把飯做好了。……什麼？還有客人嗎？啊啊……曉得了。（掛上電話，推門進來，將電燈扭亮，在屋裏收拾了一下，將梳妝台上照像擺好，急匆匆的又跑出去了。）

士傑：（慢慢的從屏風後出來，揭去面罩，握着手槍，向四周看了一轉，又跑至門前，看無動靜，將門關上，然後開始偷東西，偷至梳妝台前，見台上有洋酒一瓶，即一飲而盡，不意放下酒瓶時，將台上之照像架打倒，翻了一看，他不禁驚奇地叫出來。）什麼！這是……（急忙拿着照片對着鏡子對地看什麼！這是我……我？（仔細的看）這是七年前的我？我嗎？（忙將照像架拆開看照片後面的題字）未亡人，伴松……題——啊——這一點也不錯，這就是七年前的我！（再看題字）未亡人——怎麼，她還沒有死……她——她嫁了人了？（看這屋內的一切）這不像與人結婚的房屋？我一定要當面問個明白。遠遠有女人笑聲什麼！她回來了？我這樣怎麼好見她呢！（笑聲漸近）啊！（即將照片放好，又藏入屏風後去了。上來的可不是湘芸，是秀芸和小紅兩個人，秀芸手裏拿了一束鮮花，一面招呼小紅坐下，

一面將花瓶中的舊花換了下來。）

秀芸：小紅姐姐坐呀，你那樣老站在馬路上，怕不把腿給站彎了哩！

小紅：（十分無奈地）唉！有什麼辦法呢！

秀芸：剛纔我從花店裏出來的時候，我看到你同別的姊妹搶一個客人，那個客人終於被別人搶走了，我真替你着急，後來那人又不顧命地跑了出來，看那個鄉下人的樣兒，好似逃命似的，我又忍不住好笑了。

小紅：有什麼好笑呢，都是些可憐的人！

秀芸：怎麼不好笑哩，那個人衣服也撕破了，帽子也沒有了，一面喊着救命，一面捲起長大褂兒逃跑着，那個老媽兒還在後面追趕呢，哈哈……真好笑極了！

小紅：在旁人看着也許是好笑吧，可是在我們只有哭的份兒了！你想想看，一個人又不是——毫無廢恥的畜牲，他總有一個臉面呀！可是不管吹風下雨，偏要你深更半夜站在馬路上，見着人就往屋裏拉，拉着人，你整夜也不要想回去休息一會兒，並且第二日還要挨受罵，這種日子，我實在忍受不住了！（哭）

秀芸：小紅姐姐，你別難過吧。我特爲請你到這兒休息一會的，可又引起了你傷心了，這真是我的不好。

小紅：這不能怪你的，我傷心是爲了我的命運不好。我站在路旁邊，我看清楚了我可憐的

命運，我又看到那些與我同命運的可憐的姐妹們！我哭，我爲我自己，我爲同命運的姐妹們。我哭，我只有哭！我的眼淚是沒有乾過呀！（哭）

去：那馬路上，在那種多的人，你們隨便拉一個，就得了嗎？

唉！你那兒知道，馬路上的人雖多，可是有些人你是不能拉的。還有些在馬路上跑跑去去的白相人！他們還靠我們吃飯，你怎麼能拉他呢！我們所能拉的，都是些剛從鄉下的老實人，或者是些腰裏只有幾毛錢想玩一次的工作的人；可是這路上游的情形，一天一天不比從前了。花幾毛錢玩的客人也很少了。馬路上走走去的盡是些無家可歸，各處逃竄的難民；他們都餓得快斷氣了，你還能拉他們嗎？況且，近來做我們這行生意的，一天一天的多了，你沒有看見一到傍晚，各條馬路上，一排排站着嗎？這還叫我們有什麼辦法呢！

秀芸：哪，這麼多的人呢？爲什麼她們都要去做這樣的事呢！

小紅：爲什麼她們要去做這樣事！小妹妹，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那麼我問你，你爲什麼跑到這兒來的？

秀芸：我是因爲日本鬼子佔去了我們的家鄉，同張家伯伯逃難到上海來的。

小紅：她們不都是和你一樣嗎！失掉了家，逃到上海，沒有工作，沒有飯吃，他們不得已走了這一條路。就拿我們院裏來說吧：只昨天一天，就新添添三，一個只有十

四歲，是她的爸爸親自送來的；她的賣身錢只十塊大洋，可憐她爸爸走的時候，父女兩人都號啕大哭！全院中的姐妹們沒有一個不掉眼淚的。好妹妹，你想想吧，那個十四歲新來的可憐的孩子，今天夜裏也被強迫走進那一排排的隊伍中，開始過她的可憐的生活了！

秀芸：我真不懂，為什麼你們拉還拉不着客人，而我們小姐這兒，常常又嫌客人太多了哩！

小紅：你們的小姐因為人生得漂亮，又很聰明，又交了些好朋友，她怎麼不會紅起來呢，可是就這兒，你們的小姐也還不是常常掉眼淚嗎！

秀芸：真的小姐為什麼老是哭？醫生說她身體不好，應該休息，不要吸煙喝酒；可是她不論，反而更厲害了！

小紅：你知道你們小姐從前的事情嗎？

秀芸：我不知道，我剛來這裏不久。

小紅：啊？那麼我告訴你吧。（這時士從屏風後伸出了一頭來，表示很注意聽小紅以後的話，隨即又將頭縮回去了。）我是她的小同鄉，那時你們小姐家裏很有錢的，在學校裏念書，她有一個很重要的男朋友，你看，（指照片）那就是她的男朋友的照片。

秀芸：唉呀！是那個混蛋把照片弄得這個樣兒，小姐回來又要罵我了。（說着整理照片）

小紅：你看這人漂亮嗎？

秀芸：真漂亮，你快說呀，後來怎麼樣了？

小紅：九一八的時候，日本鬼子打來了，把她的爸爸媽媽全打死了。家也毀了，她的愛人也不知道下落。

秀芸：咳！怪不得她時常哭啊！

小紅：聽說那時她幾次自殺都被人家救了，後來跟着親戚逃進關來，就再沒有聽到她的消息。這是兩三個月，我在你們門前看見她下汽車，我叫了她一聲，她一眼就看見了我，後來她拉我進這屋，談了好半天，我們兩人都哭了！可憐你們的小姐那樣好的人，也會……

秀芸：（不禁引自己的身世之感）唉，真是，我們都是這樣可憐的人！

小紅：小妹妹，你為什麼難過呢？

秀芸：小紅姐姐，我告訴你吧，我以前也是在學校裏讀書，後來日本鬼子打到了無錫，我的家就在無錫，爸爸哥哥全被炸死了，媽媽不知道下落，我跟着難民逃到上海，後來找到了我的姑母，她纔介紹我到這兒來做工的。

小紅：我們都是遭了日本鬼子的殘害，我們都是吃了日本鬼子的大虧呀！

秀芸：是的，我們都是吃了日本鬼子的大虧，我恨死了日本鬼子！我們這兒常常有日本鬼子來，我一見他們我就想殺死我的爸爸哥哥，拆散我的媽媽的，就是他們，我恨不得吃掉了他們。

小紅：好妹妹，忍耐一點吧，這有什麼辦法呢！

秀芸：我不信把他們沒有辦法，我們的小姐既然也是吃了日本鬼子的虧，那麼我去同小姐商量，我們用酒把他們灌醉，然後我們就拿刀殺死他們！

小紅：小聲點，好像有人來了。

秀芸：也許是小姐回來了，他剛纔打電話說回來吃飯，還有那個什麼市長也要來，他要我多預備一點酒呢。

小紅：那個市長爲什麼成天價都跟着你的小姐，也不去辦他的公事呢？

秀芸：那老傢伙，我真討厭他。他辦什麼公事？據張媽對我說，他的公事，就是專門抓很多中國人去給日本鬼子殺死呀！

小紅：聽，是有人來了！（外面有人聲）

（人聲）：小紅！

紅：唉呀！我還想向你們小姐借錢的，要借不到，夜裏又要挨打了。怎麼辦，那個老鴿兒了！

秀芸：不要怕，讓姑婆好了。

老媽：（在外）秀芸姑娘，小紅在這兒嗎？

秀芸：在這兒，請進來吧！

老媽：（推門進來）好，我一轉眼就不見你了，原來你是躲在這兒快樂啊！

秀芸：李大媽，小紅姐姐是我拉她進來坐坐的。她剛才不一會兒。

老媽：姑娘，多謝你的好心，可是我們沒有在這樣漂亮的屋子裏坐着的福氣，假若大家都

像小紅這個個骨頭，放着生意不做，像像地跑到別人屋裏去快樂，那我們那院裏上上下下幾十口人，只有喝西北風了！所以請姑娘以後不要再拉她到這兒來吧，我謝謝你了。（轉向小紅）走吧，還站着幹什麼！哼！別裝傻了，回頭拉不着客人，小心你的命！（小紅靜悄悄地隨着出去，秀芸雖然難過也沒有辦法，趕到門邊，拉着小紅的手說：）

秀芸：（向小紅）姐姐，今天晚上是我不好，就誤了你的生意，你的事兒我回頭向小姐提一提。你們既然是小同鄉，我想我們小姐一定會給你幫忙的，你放心吧！

小紅：（流着感激的眼淚）謝謝您！

老媽：（聽到小紅同秀芸是小同鄉，勢利的念頭又過來了）啊，姑娘，請您告訴您的小姐，教她放心吧，我不會虧待小紅的，小紅既然認識小姐，那好極了，我還有好多

事要求着你們的小姐呢。回頭我再帶小姐一道來吧！現在我們去了。驚動了您，您千萬可不要見怪呀！哈哈……（下）

秀雲：（見了老媽的一番假客氣，惹得她更是生氣，老媽走了之後，她用力將門關上，以表示對老媽的憎恨，在屋裏呆了一會，聽到樓下有汽車喇叭響，知道是小姐回來了，急忙把屋子收拾了一下，去拿酒瓶時，發現酒瓶已經空了。奇怪。隨即拿着空瓶子跑出去。士德從屏風後走出，正預備有所舉動，忽然聽見外面的笑聲，又忙着縮回屏風背後去了）

錫文：（在外哈哈！哈哈……你這個小東西，太不中用，還不如我這個老頭子。哈哈……哈哈……）（笑着走進來，滿身的彩紙屑，手裏拿的是五色的汽球，一看就知道他是剛從跳舞場回來的。湘芸慢慢從外進來，好像很疲倦似的。秀雲扶着她，後面還跟着——保鏢的。蘇錫文上去獻殷勤似的接過湘芸身上的披風，並扶她坐下）哈哈……可愛的小東西，累得這個樣兒，快坐下來呀！（正要親切挨着湘芸坐下，可是看見那個保鏢的還站在門口，他有些着惱了）混蛋！誰教你站在這兒來的！到下面去，不叫你不許跑上來！

保鏢：是！（退下）

錫文：（見湘芸懶洋洋地倒在沙發上）你怎麼了！

湘芸：沒有什麼！（秀芸給他們倒茶）這時士仲頭出來看湘芸，她又縮頭回去）

錫文：可憐的小東西，我知道你累了，所以我總趕快帶你回來哩，啊！還是到床上去睡一會吧！

湘芸：不，我想吃東西。秀芸，飯好了沒有？

秀芸：小姐，早好了。

錫文：快去開飯吧，我也有點餓了！

湘芸：酒也要。

秀芸：是了。（退下）

錫文：對了，吃一點酒，可以解解乏（打哈欠）

湘芸：我看你累壞了！

錫文：我不累。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覺，我也不在乎……（說着又打了兩個哈欠）

（打哈欠）

湘芸：哈哈，你看你的樣兒，還嘴強哩！

錫文：啊，沒有關係，吸一點鼻烟就好了，（一面吸鼻烟）這是……這……啊雀：嗯，好……

……好……啊雀！嗯，好了（鼻涕眼淚狼狽不堪）。

湘芸：哈哈！去照照鏡子，看你的樣兒，好看極了！（拉他去穿衣鏡前）

錫文：傻孩子，這有什麼好笑呢（擦去眼淚鼻涕）。

秀芸：（端飯上）今天是端午節，剛纔小姐在電話裏要我準備的雄黃酒。

錫文：對了，今天是端午，我還忘記了。來來，湘芸，我們兩個碰一杯酒吧！（二人碰杯，可是老頭兒太興奮了，用力過猛，酒潑了出來。）

湘芸：怎麼？酒潑出來了！秀芸快去拿一個大杯子來！

錫文：（阻止）不用，就拿這茶杯好了，大一點的杯子喝起來痛快一點。（換上茶杯，秀芸出去了。）

錫文：（有點懷喪似的）奇怪，酒潑出來……這不吉利啊！

湘芸：怎麼，你還迷信嗎？

錫文：我不。不過……

湘芸：算了吧！茶來來，我們再碰一杯吧！（二人碰杯，錫文不敢用力，輕輕地碰了一下，卽一飲而盡。）

錫文：（吃了一大杯酒，又增加了他不少的勇氣，這時秀芸上來。）啊，好酒，秀兒，我這杯子裏再放點雄黃吧！

秀芸：那酒裏有了。

錫文：哈，對了，你是見不得雄黃的。

湘芸：爲什麼？（不懂他的來意）

錫文：你見了雄黃，就要現原形的。

湘芸：打你的嘴，你纔要現原形呢！

錫文：哈哈，你是白蛇，（指秀芸）她是青兒，我是……

湘芸：你說，你說，（拿酒盞潑他）

（話還沒有說完保鏢走上）

保鏢：報告，胡祕書派人來報告，說十六鋪又吊死了十八個日本兵。同時還有游擊隊……

錫文：混蛋，他吊死活該他的命短。報告什麼？

保鏢：是是是。不過還有游擊隊……

錫文：混蛋！

保鏢：是……是，（湘芸秀芸都忍不住笑了）

錫文：給我滾下去！

保鏢：是……是……可是游擊隊……（下）

錫文：游擊隊真討厭，但是不管他，我總不相信他們會打到租界上來呢！

秀芸：他們說這租界上也有游擊隊。

錫文：（給他一個大的打擊）什麼？租界上也有！（正要說話保鏢又匆匆上）

保鏢：報告市長，司令部有緊急報告送來。

錫文：（接過來看着，急）什麼？「皇軍今晚八時開過曹家渡時，有游擊隊突然襲擊，除死傷皇軍三十四人外，有六百七十五人厭戰日本士兵，在混亂中攜械化裝逃入租界，此等逃兵，顯係與租界內藏匿之暴徒事先已取得聯絡，盼急切注意……」混蛋，又是一件麻煩事，（電話鈴響，秀芸去接電話，大家呆着。）

秀芸：喂，什麼？蘇市長……在這兒。

錫文：（還未等說完，匆匆跑去接電話）今天晚上……喂！是的，什麼，有要緊事……好……好！我就去（掛上電話）。

錫文：今天晚上真倒霉！好，我們去吧，（匆匆戴帽子）湘芸你等我一等，我回頭還要借你這地方辦一點要緊公事，（還沒有等得着湘芸答話他們已一同匆匆的走出去了）

湘芸：（看到他們出去之後，好似解放了的囚徒一樣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倒在沙發上。）

秀芸：小姐，你不要吃一點飯嗎？

湘芸：不要了。太累了就不想吃了。

秀芸：小姐，你應該多休息一下，醫生不是說你的病很厲害嗎。

湘芸：唉！休息？只有死了纔可以休息。

秀芸：小姐，爲什麼不可以休息？你不理那陣老東西就好了。

湘芸：不理！哈哈，小孩子，你那兒懂得做了我們這行生意的苦啊！（哭，無限的傷心事無從訴說。）

秀芸：那個老東西真討厭，為什麼小姐還要跟他一道呢？今天晚上小姐不要等他了，我給您收拾床，早點睡吧！

湘芸：（含淚拉着秀芸的手）你這樣我真感謝你！可是——唉！我不願把我的悲哀完全告訴你，我不應該使一個幼小純潔的靈魂過早的體味着人生的苦味。小妹妹，我要你離開我這兒，這兒對你是不相宜的，在我們的周圍，只是墮落、無恥，與豬狗一樣的死亡，這兒只有像我這樣一個對於這個世界完全絕望了的人配待在這兒的！小妹妹，你快離開這兒吧！（哭）

秀芸：不，我絕不離開小姐的，我雖然在這兒不久，可是，我知道小姐很喜歡我，我離開小姐這兒，就再也沒有一個人愛我了。我知道小姐的家也是和我一樣被「本鬼子」毀了的，並且是的好朋友……（指照片）……

湘芸：什麼？你怎麼會知道的？

秀芸：是剛纔羣英坊小姐姐姐告訴我的，他說那照片是小姐頂要好的朋友，可是……

湘芸：怎麼，小姐來過？

秀芸：她……過，她說她是小姐的小同鄉，她想向小姐借一點錢，給她的老闆，她身……

好，想休息一個晚上，那知道話還沒有說完，就被她的老闆拉走了，那可惡的老婆。

湘芸：可憐的人們啊！什麼時候是你們解放的那一天哩！

秀芸：我們都是吃了日本鬼子的大虧，我恨日本鬼子，我恨不得吃了他們的肉！

湘芸：小妹妹，謝謝你，你好似提醒了我什麼似的。你下去吃飯吧，讓我一個人在這裏想一想。

秀芸：（一面收拾杯筷一面說）小姐，您想一想吧，日本人真可惡呢，那個幫助日本人的那個老頭兒也不是東西。（說畢收拾下去了）

湘芸：（沉吟深思了半響，吸了一支煙，在屋中踱着，聽到穿衣鏡前，對鏡看，忽然在鏡中發現了士傑，吓了一跳。）

湘芸：啊！你是……誰？

士傑：（走出）……不要響！

湘芸：你……（欲逃）

士傑：你動，我就打死你！（以槍擬之）

湘芸：你要什麼，你說吧！

士傑：我什麼也不要，我要你回答我一句話，你爲什麼要幹這種下流的事？

湘芸：我；哼，你沒有問我這一句話的權利！

士傑：這個，（持手槍）就算我問你這句話的權利吧！

湘芸：（看看手槍，忽然冷笑了）哈哈，你拿手槍嚇我，好得很，你打吧，朝這兒打。

（以胸迎上前去）你要是朝這兒打的話，那你就勝於救了我了！

士傑：（反而動不下手去），我……

湘芸：哈哈，你們男人也會沒有勇氣，我以為只有我們女人纔沒有勇氣呢。好，你既然沒

有勇氣，看我的，把手槍給我！（奪槍）

士傑：你要做什麼？（把她摔倒在地上）你這無恥的東西！

湘芸：（這是她沒有想到的驚呆了）啊！

士傑：我問你，這個照片是你的什麼人？

湘芸：他是我的愛人。

士傑：你還愛他嗎？

湘芸：愛他，就是死我也是愛他的。

士傑：那麼爲什麼你又耍作這種對不起他的事呢？

湘芸：是因爲太愛他了。

士傑：因爲太愛他了！

湘芸：是的，完全是因爲太愛他了，慢慢爬起來，自從九一八的晚上，我們分散以後，我總想尋找他的下落，誰知連他的影子也沒有找見，我又落在日本人的手裏了。……

士傑：啊，落到日本人的手裏了？

湘芸：落到日本人的手裏，我本想自殺的，可是我仍想着找尋他，我不甘心死，因此我又逃了出來，我逃到關內，纔聽到張家伯伯說……他……他……（哭）

士傑：他怎麼樣了？

湘芸：他他他他死了……（哭）

士傑：他死了？

湘芸：他死了，我的家也沒有了，我一個人逃到了關內，舉目無親，叫我有什麼辦法，我只好自殺。

士傑：啊，自殺！

湘芸：自殺，誰知道幾次自殺都被同逃出來的難民救活了，此後就連自殺的勇氣也沒有了。

士傑：那麼你就做這樣下流的事情了？

湘芸：也許是下流吧。不過我是想以這種狂浪的生活，作爲我優性自殺的手段，我的心早已在聽到他死了的那一天就死去了。

士傑：假若你的愛人還沒有死呢？

湘芸：（驚一跳）他還沒有死？啊！這是多麼可怕的事，請你不用說了吧，他是死了，張家伯伯親眼看見！本人把他拉去殺死了。

士傑：萬一他又逃出了呢？

湘芸：他被他逃出了，呵！不不不（雙手蒙臉，好像不敢看那可怕的事實出現一樣。）

士傑：（看她難過的樣兒，終被感動了。）唉！

湘芸：（沉默一會，猛然抬起頭。）假若我在前一分鐘知道他沒有死，那麼後一分鐘就是我死的時候了！我弄到今天這個樣兒，我怎麼有臉去見他哩！

士傑：（想了一想，不忍吐露實情。）是的，他確實死了！

湘芸：怎麼，你也認識他嗎？

士傑：我不但認識，而且還是我頂要好的朋友哩！

湘芸：他是被日本人殘殺了嗎？

士傑：是的，是被那當惡的日本鬼子殺死的！

湘芸：（慢慢至像片前，抱着像片。）士傑，我為什麼那時不跟你一道去死去呢，假若我那時跟你一道死了，那是多麼的幸福啊！士傑！你看我現在是過的一種什麼樣的殘酷的生活啊！我的心是早死了，可是我的身體卻不能活在這個世界上受人家玩弄

和侮辱，啊！士傑！你快點把我帶去吧，我實不能再忍受了！

士傑：（忍不住他的感情，不自知地叫出來了。）伴松！

湘芸：（驚一跳）什麼？你怎麼知道我以前名字呢？

士傑：（不敢明說只得支吾）啊！是……是我也有一個愛人，她的名字叫伴松。

湘芸：你的愛人呢？

士傑：他也在九一八的時候被日本鬼子殺死了！

湘芸：什麼，那麼說你也是東北人了？

士傑：是的。

湘芸：那麼你為什麼又弄到這種地步呢？

士傑：我為什麼弄到這種地步？自從九一八的晚上，我從死裏逃了出來，失掉了家鄉，失

去了愛人，沒有工作，沒有飯吃，我辭落到罪惡的手裏，——沒有什麼說的，要說

也太長了！

湘芸：這樣說來，我們都是吃了日本鬼子的大虧，你是一堂堂的男子漢，你既然手中拿

着武器，為什麼不去給你的愛人和你頂要好的朋友報仇呢？

士傑：報仇？（好似他從來也沒有想到報仇這兩字樣）

湘芸：你應該去給他們報仇！你是一個男子漢。

士傑：（好似覺醒了一樣）報仇！對準了我的敵人，我要報仇！

湘芸：對了，這纔是一個好漢呢！我雖然也知道我們弄到這種地步都是爲了日本鬼子，我們的仇人是日本鬼子，可是我是一個女人，我是個弱者，我沒有同敵人拚命的勇氣，好在我的生命是不會長久的了，那麼你就讓我在這兒一分鐘一分鐘慢慢地死去吧！

士傑：好，聽你一分鐘一分鐘慢慢地死去吧！（說畢向外走去，剛走到門前，湘芸趕去）

湘芸：慢着，你既然是士傑的好朋友，那麼我們握一次手吧！（二人拉手）祝你爲着士

傑、爲着你的愛人、爲着成千成萬遭難的同胞報仇而勝利！（士傑與湘芸握手後，他沒有再走出的勇氣，呆呆望着湘芸，湘芸奇怪地。）

湘芸：好了，現在你可以走了。

士傑：啊，我不能走了！（跑回坐在沙發上，湘芸感覺奇怪了。）

湘芸：爲什麼？

士傑：爲什麼，爲了我不忍叫你再這樣生活下去。

湘芸：你不忍教我再這樣生活下去？那麼你是誰？

士傑：我（揭去面罩）……我……我是士傑！

湘芸：士傑！

士傑：對了，我就是七年前與你分散的士傑，在這七個年頭中，一切罪惡的生活都在我的身上，它不但改變了我的靈魂，甚至於連我的容貌也改變了，看吧，你還能認得出來，這就是七年前你親愛的士傑嗎？

湘芸：（跣足地上去細看）士傑！（看清楚了，猛發叫了一聲，瘋狂一般地向外奔去，士傑忙去阻住。）

士傑：伴松，你不用難過，也不用過分責備你自己，我並不怪你……

湘芸：你並不怪我！

士傑：是的，我一點也不怪你，這都不能怪我們自己，你看我也不是淪落到這個樣兒嗎？
湘芸：啊！啊！（如受了委屈的小孩子倒在慈母的懷中哭泣一樣倒在士傑懷中痛哭，士傑也感動淚流）

士傑：你不……要……難過吧！

湘芸：（猛然昂起頭）我們為什麼弄成這個樣兒？（士傑正要說話，秀芸抱着一個包裹匆匆上，見狀大驚，差一點把手中的包裹掉在地下。）

秀芸：啊！

湘芸：小妹妹，不要奇怪，他就是那張像片的本人。

秀芸：小姐，不是說他死了嗎？

湘芸：他沒有死，他逃出來了。

秀芸：啊，那真好，小姐，你該快活了。

湘芸：（對包裹問）這是什麼？

秀芸：這是一個本人送來給市長的。

湘芸：市長不在這兒。

秀芸：我說了，他說他知道市長一會還要來的，這是要緊的東西，要我交給市長親自打開看，別人不許動。

湘芸：那個日本人呢？

秀芸：他走了。

湘芸：好了，你放在那裏吧，小妹妹，你到下面去看看，我們在這兒談一會兒話，有什麼人來了，趕快來告訴我。

秀芸：曉得了，（退下）

士傑：日本人，他媽的又搞什麼鬼，讓我打開看看。（二人打開包裹看，駭了一跳。）炸彈，日本人送給那老狗的炸彈！

湘芸：那老東西對我說他收到過兩次炸彈了，都是想炸死他的。

士傑：那麼，本人送來的炸彈，當然也是想炸死他的了。

秀芸：一定是的，剛纔不是有人說有六七百個不願打中國的日本兵逃到租界上嗎？那一定是他們幹的事。

士傑：還有信，看信，無心的老狗，居然認賊作父，情願作漢奸，枉爲中華民族的子孫，今送上炸彈一枚，以示警告，倘若你再不改過自新，準教你死無葬身之地。——

啊有良心的 本人。……

湘芸：有良心的 本人？

士傑：有良心的 本人尚且如此，難道我們……（話還沒有說完，秀芸匆匆上。）

秀芸：小姐，市市市市長……

湘芸：快快快快藏起 吧！這 炸彈？

士傑：你給我，我有用處。（士傑拿炸彈藏屏風後去了，秀芸略將房中收拾了一下，外面有炸彈爆發聲，隨即人聲嘈雜，士傑又跑出來，炸彈仍抱在他手中。）怎麼一回事？

秀芸：不知道（樓梯響）有人來了，（士傑忙藏進去）（秀芸走出）

錫文：（又怒又怕地匆匆走上來）真是，真他媽的太可惡了！

湘芸：（假意的問）什麼事？

錫文：什麼事，我的時候，有人向我擲炸彈，幸好我的汽車跑得快，不然……

湘芸：又有人向你擲炸彈？

錫文：這又是藏在租界的暴徒幹的事，租界當局太不管事了，今天逼入法租界的六七百反動日本兵士，法工部局也不動幫忙我們搜查，反而有些袒護這些叛兵，這我一定要報告松井司令，要他向他們嚴重抗議纔行，不然……不然在這租界上我們也不能安心的待着，那……那還……（保鏢立于門口）

（這時秀芸匆匆跑上，）

秀芸：這是胡祕書叫人送來的信。

（錫文接信看）

湘芸：你等會到下面看着，有人來，先來通報一聲再讓他們上來。

秀芸：是。

錫文：（一面看信一面顯出勝利的笑容）哈哈，好極了，他們這些不怕死的東西，終有這麼一天的。（轉向秀芸）好的，你告訴衆人去請胡祕書去一趟吧。

秀芸：沒有回信嗎？

錫文：沒有，說我收到了，叫胡祕書就來，我有話同他當面談。

秀芸：是。（下）

錫文：（對保鏢）你也下去吧，沒有要緊事，不用上來打擾我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懂嗎？

保鏢：是……是（退下）

錫文：哈哈，我今天晚上有這樣一個機會，我真快活極了！

湘芸：到底什麼事呢？

錫文：這不能告訴你，這是祕密，不過我可以告你一點，這件事我要作妥了，哼，我可以升大官，發大財了。那時我更要你多快活一點，我可愛的小東西，來，坐在我這兒來！今天晚上我雖然受了點虛驚，可是沒有白受，我就會得到很高的代價的。怎麼不過癮呢！

湘芸：哼，你還怕我做奸細，不告訴我。好，不要理我好了，你出去吧，我要睡覺了。

（倒床坐）

錫文：（忙上去安慰她）啊，可愛的小東西，你生氣了嗎？我逗你玩兒的，難道我還不相信你嗎？

湘芸：那麼你把那信拿出來我看吧。

錫文：不過——

湘芸：好了，不給我看算了！（又倒下去）

錫文：（扶起）好好，拿去看吧！

湘芸：（接過信一看，錫文在她前面走，走去的同她解釋。）

錫文：我說這租界內為什麼會弄得這樣不平安，陸伯鴻委員周鳳歧部長都被暴徒刺殺死了。顧馨一委員收到了手榴彈四五枚，就是我也曾經兩次收到過暴徒送來的炸彈，原來這租界內有了這樣大的一個暴徒的祕密機關，好，他們的末日到了，我就要一網把他們打盡。

湘芸：（看完信）他們今天晚上要暴動，你怎麼辦？

錫文：怎麼辦，你瞧瞧我的手段吧，我立刻調大隊保安隊，在他們集合的地方，緊緊包圍來，讓他們一個也跑不掉。

（他們兩人在談話，湘芸乘空把信偷偷交給伸頭外望的士傑，而錫文一點也不覺得）
湘芸：他們要拆毀嘉興附近的鐵橋，使得今天夜裏開往杭州的兵車翻倒，他們好搶車上的槍械子彈，並且車上幾百壯丁還給他們作內應，你又怎麼辦？

錫文：怎麼辦！傻東西，我的車今天晚上不開了，那些反動的壯丁，把他們通通的都捉來槍斃。

湘芸：他們要聯合南匯的游擊隊，今天晚上搗毀浦東的市政府，並且炸毀停在南碼頭的兩船軍火，你又怎麼辦？

錫文：這還不好辦，兩船軍火我下令立刻卸下船來，運往「大道市政府」，並且調大隊保安隊，在市政廳裏面早去埋伏着，等他們來了，可以拿那兩船軍火，全部消滅。

他們：總之；我已經早知道了他們這一切的祕密計劃，這還不可以將計就計，把他們消滅一個乾乾淨淨嗎？——哈哈，今天晚上真是妙極了！（不勝得意之至，忽走至桌前，看見剛才同炸彈一送去的信，拿來看，這是什麼？無恥的老狗，……不敢大聲讀出）送上炸彈一枚，什麼？……又是炸彈，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

湘芸：（不知所措）這是——

錫文：炸彈呢？

（湘芸正無辦法時，士傑手捧炸彈出）

士傑：炸彈在我這兒。

錫文：（驚一跳，欲叫喊，士傑即制止。）啊！

士傑：不許聲！我相信你是頂聰明的人，那麼你就識相一點，不要叫我費事！

錫文：你是幹什麼的？

士傑：我是給你送炸彈來的，並且要你今天晚上得意之上再加幾分得意，伴松，你以為如何？哈哈！

錫文：你同她？

士傑：（忙搶着回答）她是我們的同謀，這件事是你永也不會相信的。

錫文：那，信上說是一個日本人……

士：是——有良心的日本人，那是一點也不錯。現在老實告訴你吧！正因為他——是個有良心的日本人，所以才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訓。（湘芸不語）給你說這些沒有用，現在我要你做幾件事，不許你說一個不字！

錫文：（不敢動，頹喪地。）你要我做什麼，你說吧！

士傑：好吧，你準備聽我的吩咐，伴松，拿出勇氣來，你去門口看着，有人來，就告我，這兒有一炸彈，我會使用它的。我們倆從此可以做新人啦！我們不怕犧牲，我相信你是樂意的？

湘芸：當然！（跑到門口守着）

士傑：（向錫文）這兒有紙筆，你寫一個命令，等一會你的秘書來了，交給他拿去執行去。你寫，我念（念）頃又得確實密報，租界內的暴徒及逃兵，改於明晚起事，今晚不許輕舉妄動，南站……（見錫文不動筆）噫，怎麼不寫？（將炸彈向上一舉，錫文駭得魂不附體。）

錫文：唉，我……我寫我寫。

士傑：不許麻煩，駛了時間，快寫吧！

錫文：唉，你站遠一點好麼，（他怕碰着炸彈，士傑略離開一步，錫文戰戰兢兢的開始寫。）

士：（又重念一次）頃又得確實情報，界內暴徒及逃兵改於明晚行事，左路計輕舉妄動，致礙頭機。南站兵車照舊開出。

錫文：這個不能。

士：你又麻煩了。（將炸彈一舉）

錫文：唉，你別——我……我寫。

士：（念）大隊保安隊，全隊時赴大場一帶警備，浦東只留少數步隊，南碼頭兩船軍火到明早晨，方可卸運市政府，違者以軍法從事，切切此令。（見錫文不寫）怎麼了？（錫文又忙寫）違者以軍法從事，寫期！簽名！蓋章！

錫文：我沒有帶章。

湘芸：（忽然跑進來）他的章子在我的抽屜內，他常在我這兒辦重要公事。（拿出章子）

士：不許你再裝糊塗，快點蓋章。（錫文蓋章）好了，（拿過來看了一遍）你還要給我

兩人寫一張通行證，我們要通過徐家匯警備線到嘉興去，快寫吧！

錫文：怎麼寫呢？

士：隨便怎麼寫都成，總之，證明我們是你的親信，派我們兩人去辦一件重要的工作就行了。

錫文：（寫好）這行嗎？

士傑：（看了一下）好。還有，你的秘書來了，就把這手令交給他，你說你頭痛，要在此地休息，不許任何人來打擾，把所有的人都發走，只留下汽車，我們還要借用一下。

錫文：可是……

士傑：不肯也得肯，還有……

湘芸：（忽然跑進來）下面有人來了！

士傑：（急促地）你得照我的話做，萬一你不聽我的話，我這個炸彈就這樣一下——（一舉炸彈）

錫文：（駭壞了）唉唉，你不要……

士傑：（匆匆跑進屏風後，又匆匆地跑出來。）伴松，你監督他一點。（轉向錫文）你注意！炸彈是拿在我手上的。（說畢匆匆地縮回屏風後。秀芸上。）

秀芸：胡秘書來了。

湘芸：請他上來！

秀芸：是。（退下）

湘芸：（見錫文駭得那個樣兒，）你坐好，我們不會要你的命的。

士傑：（從屏風後伸出頭來）對了，我們不會傷害你的，只要你照我們話做。（這時外面已有胡祕書笑聲了，士傑縮回去，湘芸把桌子收拾了一下，故意挨着錫文親愛地坐下。）

錫文：（見湘芸想責備她）你你你！

湘芸：別！留神屏風後的炸彈。

錫文：（駭得呆望着屏風處，此時錫文每說一句話，都駭怕地看着屏風處，惟恐屏風後飛出一炸彈來。這時胡興上。）

胡興：啊，市長。

錫文：唔……（抖起來）

胡興：噫，市長怎麼了？

錫文：（轉動了一下，答不出話來，但又看一看屏風後，嘴動了一下，仍說不出什麼，湘芸急幫助答話）

湘芸：他頭痛，現在他的頭還發燒呢。（故意親切地摸他的頭）

胡興：啊，市長不舒服，那麼還是早點休息吧。市長有什麼吩咐嗎？

錫文：（仍不說話）

湘芸：胡祕書問你有什麼事？快告訴他呀！

錫文：（走了，又回頭看屏風，駭得忙說。）有有有公事。

湘芸：（怕他露出馬脚來，忙着代他把剛才寫好的那手令拿出來。）這兒是他剛才回來就寫好的，冷，你拿去看看罷。

胡興：（接過看）什麼？今晚不許輕舉妄動？

湘芸：（錫文不說話，湘芸用力了牠一下。）別人問你話，你聽見沒有？

錫文：（匆忙說）是的，不不不不許輕舉妄動。

湘芸：他剛才還同我爭了好半天呢，他在寫命令時，我看見問他，他說他又得了確實的密報。

胡興：真的嗎？

湘芸：真的？你照他的命令上的話去作吧，他人不舒服，你別麻煩他了。而且今天晚上我還想留他。（故意做出怪難爲情的樣子）

胡興：（忽然明白了）啊，我明白了，那麼市長爲什麼又不早點明說呢，我又不是外人，今晚上本小姐破例的留我們市長，這真是值得向市長賀喜！好，我明天再來吃市長的喜酒吧，不過這命令

湘芸：胡興，你難道你還不相信市長是對的嗎？市長雖然吃了一點酒，可是他並不糊塗呀！胡興：我那兒敢說市長糊塗，不過我總覺得——

湘芸：得了。胡祕書你就照市長的命令去做事吧，市長沒有把握他就會亂下命令嗎？你看，這不是他簽名蓋章，這命令自然地負責，你要不執行，那就是胡祕書你去負責了。

胡興：當然按照命令執行，我那兒敢違背市長的命令呢。

湘芸：那麼胡祕書，對不，別的事我們明天再談吧。你看市長那個樣兒，你走了他就可以安心休息了。

胡興：（忽然大笑）啊，市長你何必這樣拘束呢？這有什麼關係。好，我去了，看得就誤了你們的好時間，（行禮）喜市長，明天見（欲去，）

錫文：（忍無可忍的樣兒）啊，你你你！

湘芸：（忙止住他）你還有什麼事？你說吧。

錫文：（威脅住了）沒有什麼事。（胡走）

錫文：（又忍不住地）啊，你回來！

湘芸：（止住他）你！

錫文：（看着屏風，又不敢說）沒有什麼事，你去吧。

（胡又只得下，士作忙在屏風後給湘芸提示着，要他遣走所有的人，湘芸明白了）
湘芸：（趕上去）胡祕書，還忘了託你一件事，就是你下去的時候，請你教市長帶來的保

鏢的都回去吧，這兒沒有什麼事了，（摸出鈔票）這是市長給他們吃酒的錢，叫他們去吃酒去吧。

胡興：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教他們都回去吧，不會再有人來打擾你們的。

湘芸：還有……

胡興：我曉得了，不論有什麼公事，我都會替市長辦了的，你們安心休息吧。

湘芸：不是，把汽車給留下，也許我們用得着呢。

胡興：好了，一切我都替你們辦到，只要你明天……

湘芸：明天多敬你一杯酒。

胡興：明天晚上還得多陪我跳一次舞。

湘芸：可以，可以。

胡興：好了，再見吧。

湘芸：這命令？

胡興：我一定遵市長的命令執行。

湘芸：再見吧！

胡興：再見，再見，（湘芸送到門口，胡興去了，還聽見他的哈哈笑聲。錫文急得沒有辦法，胡興走遠了，湘芸才回來，士傑也出來了。）

士傑：謝謝你幫助我們作了一件重大的事情，好，伴松，我們可以走了。

湘芸：士傑，我們真要……

士傑：還有什麼猶豫呢？我們兩人去，先依照信上的地址去通知他們，教他們今天晚上趕快辦事，然後我們兩乘汽車趕到嘉興，叫他們準備劫那車軍火，和那五百個準備反正的壯丁，然後我們就參加他們的游擊隊，同日本鬼子拚命到底！

湘芸：啊，士傑，（緊緊握手）

士傑：你快些收拾一下吧！

湘芸：你這樣子，你應該換換衣服。

士傑：（對鶴文）對不起，請你把你的衣服借我用一用吧。

鶴文：（沒法，只得脫衣服，士傑換上，對鏡不禁笑了，這時湘芸收拾了一個小包祇走來，看見士傑的臉上的泥垢，即用手巾替他擦，又用梳子替他梳髮，鶴文在沙發上縮做一團，這時想趁勢溜走，剛到門口，碰見秀芸上來，連忙又跑回沙發前坐下，秀芸見狀甚驚。）

秀芸：小姐，這這這道：

湘芸：啊，還有秀芸怎麼辦呢？

士傑：也跟我們一道去吧！

秀芸：到那兒去？

士傑：跟我們一道去。『本鬼子，你去嗎？』

秀芸：我去，只是……

湘芸：你別疑惑了，聽我的話吧，難道我還會害你？快走吧！

秀芸：（不講什麼，士傑拿出通行證）

士傑：（對錫文）『對不起，請你再在這上面添一個名字吧！』

錫文：（不聲言照做了）

湘芸：小妹妹，有什麼收拾的沒有？

秀芸：難道不回這兒了嗎？

湘芸：當然不回去了。

士傑：快走吧！

湘芸：他？（指錫文）

士傑：啊，對不起，請原諒一會兒。（對秀芸）請你去拿一根繩子來！

錫文：請你不要……

士傑：不要緊，我們暫時把你捆起來，等我們事情作妥了，自然會有人放你的。（這時

秀芸拿繩子上）來把他捆起來，（秀芸很機活的去捆錫文，剛捆好聽見有人大家

驚一跳？）有人來了，快把他抬到床上去。（三人抬錫文到床上，又把被蓋給他蓋上，並用布塞住他的口。）

湘芸：有人來你就說你頭痛，來了，你還是不許動一下！

（原來是小紅哭着走進，士又躲到屏風後去。）

湘芸：什麼事？

小紅：我剛纔正在你門口走着，忽然有人向一部開得飛快的汽車擲炸彈，後來就我也捉去了。問了好半天，纔把我放出來，可是回去又受了那老太婆一頓毒打，我……

（哭）

湘芸：不要難過吧，我想……

小紅：我想我不該活下去受罪了，這是我的母親給我的金戒指，我請你萬一是回到東北去，遇見他老人家的話，你就說他的不孝的女兒已經……

士傑：（忍不住了，跑出來。）不要說了，也跟我們一道去吧！

小紅：（驚一跳）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湘芸：你也是吃了日本鬼子的虧，跟我們一道打日本鬼子去！

士傑：再拿出通行證，向錫文。對不對，請你再添上一個名字吧！（士解開他的手，

秀芸拿筆墨，錫文再寫。）

小紅：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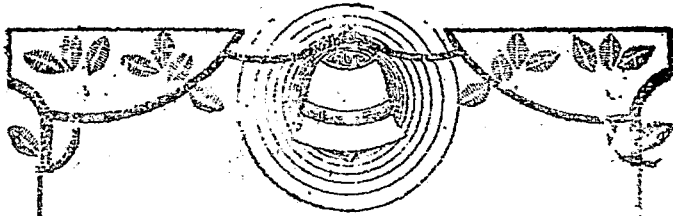
湘芸：不要問，我們在路上再告訴你吧，你死都不怕，你還怕什麼，（寫好了，士傑收起來，再把錫文的手捆起。轉向湘芸她們）我們走吧！（把炸彈放在錫文頭前）

錫文：（急又叫不出來）

士傑：（向錫文）再見吧。（向秀芸）你先去叫車夫準備開車，就說市長要他開的。

湘芸：不要緊，車夫會聽我的話的（四人一齊走出，最後士傑反手把屋內電燈也滅了，屋內黑暗，只聽見錫文在床上喘着氣，拚命地叫出一種可怖的怪音，一會汽車喇叭叭響了，大約是他們已遠走高飛了。屋內仍然是黑暗的一團，一會有發烈的爆炸聲，隨即有爆炸的火光布滿了全台。）

（幕落下）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初版

教育部徵選抗戰
創作劇本選之八

上海之夜

全一冊

正中
造紙本

定價國幣六角

(外埠酌加運費附費)

編著者

左明

發行人

吳秉常

印刷所

正中書局

發行所

正中書局

濂泉校對

(1665)

本·論(0.30)

2/1-0.10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世圖字第一七〇二號審查證

55

20167
(Z)



KBC
G
234
90